

## 枚乘故里记事

■ 张文海

新世纪初叶，安徽省水利厅一行十余人考察淮河水系来到淮阴。从王家营到码头，自然是绕不开的一段。宣传部领导知我是码头人，指令一位副部长和我陪同，兼做“导游”。

车队从治黄夺淮工程遗址西坝出发，经小清口，到宋金对峙的淮河故道，到宋代淮阴故城遗址旧县，到秦汉淮阴故城牌坊，到大清口，一路考察，到达古运河淮阴段三座古船闸之一的通济闸遗址。

站在秦汉古镇南首的大清口遗址，洪泽湖古堰零公里起点就在脚下。由此东望 1 公里，一座青砖黛瓦的四合院，水墨画般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古运河大堤上，院中一株苍劲虬虬的古银杏树突兀蓝天。

1958 年，党中央决策“一定要把淮河治好！”从杨二庄到和平乡洪泽湖口，开挖一条淮沐新河。数万民工靠肩挑车推，蚂蚁搬家似地摆摆下了水利战场。

古运河在淮阴古城段，有三道节制闸，以便漕运进京。这三道船闸，当地称头、二、三闸。头闸惠济闸、二闸通济闸、三闸福兴闸。就是这一年，古运河在福兴闸处拦腰被截断，改道五河口，继续南下杭州而去。曾经的千舟过闸的繁华，只给故里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。

那一年，我 8 岁。一天，开河的民工从工地抬上来一块白色石头，1 米多长，60 厘米多宽，大约 10 厘米厚度。在古银杏树下放下后，打来清水，洗净泥土，四周回纹，中间四个阴文隶书赫然显现：“枚乘故里”！

围观的乡亲们惊悟：这里铁定就是传说中的老乡枚乘的故居所在。枚乘，是淮阴人的骄傲。史载，枚乘，淮阴人，汉赋大家；其子枚皋，亦以汉赋著称，父子并称“二枚”。

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摩挲着俯拾皆是的秦砖汉瓦，如烟往事，历历浮现。新中国成立时，古运河淮阴段依旧通航。关于“枚乘故里”、“枚乘书院”，只是一个“老人蒲车夕阳”的传说。遗址上满地的碎砖瓦砾，当地人称之为庙台子。仅存的一口破庙里坐着一尊满身乌黑的菩萨，烟尘中隐约看出泥脸上曾经上曾经贴着金箔。1954 年，土改工作队为解决三家无房贫农住房问题，批准在“庙台”上搭房建屋。我家是三户人家之一，大白果树落在了我家的屋后面。儿时，我们一群半大的“泥猴子”，常在树下玩耍，爬到菩萨的大腿上、脊背后藏“蒙蒙”。

土改中，我家分了一头黄牛、几亩运河滩地。每天，太阳从运河东岸冉冉升起，父亲把我抱在犁耞上，悠扬的打着呐呐，到运河滩劳作。傍晚，晚霞映照着力里人家升起的袅袅炊烟，空气里便荡漾出玉米粥的清香。

因为开挖淮沐河，三闸小学拆迁到二闸，改名二闸小学，校址就在故里后面的盐碱地上。由此，一群大我七八头十岁的孩子，得到了进学堂念书的机会。学校很“秀珍”，一口教室，两个老师，一个姓俞，一个姓王，王老师兼任校长。几十个孩子，分成两个复述班轮流上课。学校虽小，但在故里人的眼里，她毕竟是 2000 多年后枚里子弟有了属于自己的“书院”。1962 年，小学南面又建起一所初级中学，1971 年升格为高级中学。

1958 年，枚乘故里地属码头人民公社二闸大队第二生产小队。全大队按自然村庄分成 5 个小队，每个小队在一起劳动，在一个食堂吃饭。每天蒙蒙亮，钟声响起，社员们扛着一样的农具，来到同一块田头，干着同一种农活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小队长便站在庄头，手举洋铁皮喇叭筒，大声喊：“收工吃早饭啦！”社员们又排成队，扛着工具回来，走进进食堂，围坐在从各家集中来的大小高矮都不同的方桌前，吃着一样的馒头，就着一样的猪肉炖粉条。粮食和蔬菜是集体栽种的，猪肉是集体饲养的，粉丝是集体“漏”的。

孩子们也和大人一样，一起到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。那锅真大呀，也不知是几十“伙子”的。因为锅大的原因吧，还是因为比较一家一户，社员们管食堂叫吃“大锅饭”。

正当乡亲们唱着“电灯电话小包车一挂”的歌谣，憧憬着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时，食堂开始捉襟见肘。干饭换成了照见人的“亡人汤”（稀饭），白馒头变成了“菜多多”，一种用山羊干面包青菜的黑色窝头。再后来，菜多多也没有了，早晚两顿“亡人汤”，中午“胡萝卜香”，就是熟胡萝卜糊撒上点黄豆面，见了就嘴里冒清水。至于猪肉炖粉条，只能是在睡梦中下咽苦涩的口水。

食堂还在苟延残喘，只是饭要打回各家吃。每天放学，我和哥哥抬着小桶量子到食堂打稀饭，按人头一人一大铜勺。那铜勺真大呀，一勺有三大蓝边碗。“亡人汤”名不虚传，头一伸就照见自己黄巴巴的脸；灌到肚里，走路咣当咣当响。因为按人头分，大人多的家庭不够喝。排队打饭时总听到有人恶声恶气地说：“刷锅把戴个帽子也充个人数！”食堂终于不再冒烟。营养不良成了社会问题，我的脚也浮肿起来。

为了生产自救，大一点的同学被退回生产队劳动。那时，我还是懵懂少年。大人愁吃愁喝，小孩照样无忧无虑地生活，都管我们叫“小八旗”。

春天，每天放晚学，“小八旗”们要遵命到书院后的田野里挑野菜。那里的荠菜、小蒜、蛴螬丁、面条菜，长满原野。我们很快就挑满一篮，但不急着回家，两人一组坐下来玩瓦蛋子。瓦蛋子都是自己做的，从枚里旧址上捡来破瓦，砸碎，磨成 5 个大拇指大的圆形瓦球。也有人打梭，抡窝窝里窝。太阳下山，大家一起打起篮子回家，交给大人洗菜，切菜，和上杂面，炕饼。一家人就着稀饭咸菜，吃得有滋有味。

夏天，中午放学，“小八旗”们书包一放，一窝蜂光着屁股跳到书院后的圩沟里捞鱼摸虾。一顿顿功夫，每人都能提着一串大大小小的杂鱼，有“潮鱼”，“昂刺”，“参子”。凯旋归来，母亲们赶紧“刺”鱼，烧给全家“辣馋”。大人说，荒年鱼虾多，是老天给穷人度命的。

秋天，“小八旗”们偷偷爬进运河边的小渔船舱里，找渔夫丢下不要的小螃蟹，悄悄拿回家，放在锅堂灰里烤熟，香喷喷地美食。

冬天到了，大白果树一身金黄。一阵西风，一场秋雨。天未亮，赶紧起床，抢先到树下捡白果，去迟了只能空手而归。白果退掉皮，晒干了，聚着，等过年美美地吃一顿白果仁烧肉呢！

熬过三年自然灾害，农民的日子明显好过起来。熟料，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动乱，日子又打回了原形。漫长的十年动乱，超过了三年灾害带给农民造成的灾难。枚里人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光，分田到户，社办企业，粮囤子从来没有这么满，腰包从来没有这么鼓。枚里人脸上挂着笑，一户一户赛着拆掉草房盖瓦房，掀掉瓦房建楼房。

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小包车一挂”，成了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老人们插嘴说：“如今平常无事象过年，潘三口也喘不出这碗饭喽。”那个被称为潘三口的人，可是解放前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噢。我是 70 年代末离开枚乘故里的。那时正是“三中全会”的前夜，转眼已经 20 多年。在古镇街头，一个名叫王珏的老友拉着我的手，连声说：“你侄子长脸了，儿子结婚，门口停着十几部轿车呢！”

是啊，农民不再是穷困的代名词，“枚乘故里”也不再是一块出土文物。2009 年，政府拨款，在老先生手植的银杏树下，修复了“枚乘书院”。老先生的鸿篇《七发》，就金灿灿地镌刻在故里的厅堂上。

“秦时明月汉时风，隋唐运河沐春风。”以“枚乘故里”为圆心，2 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，2300 年历史的秦汉古镇，韩信城，甘罗城，韩侯故里，钓鱼台，跨下桥，漂母祠，韩母墓，四龙碑，胭脂湖，惠济祠，关帝庙，风神庙，东文庙，龙华寺，大王庙……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安徽的客人即将踏上归程。临别时，他们留下这样一句话：

“如果把大运河申遗项目比作中国文化的项链，那么，枚乘书院就是项链上一粒璀璨的珍珠！”

## 回望王家营

■ 董蕾

驿使，更有前来传送友谊的外来使者。清乾隆五十八年（公元 1793 年），古琉球国朝京都通事郑文英奉使来中国朝京，在归途中病逝，葬于王家营彤华宫侧，与清口驿站仅数十步之隔。解放后，时有日本友人前来悼念。郑文英现位于淮阴区图书馆后院，修缮一新，已成大运河沿岸著名的古迹。

王家营北街徐州、山东，南接扬州、江南，加之又是“入京孔道”的起点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使她的商业在明清时代就有相当的规模。《王家营志》云：“其滨河当冲，以商业为北道雄镇者，王家营其选也。”1831 年——1931 年，是王营西坝的商业鼎盛时期，由于钢盐改票盐，王营西坝出现欣欣向荣之象。西坝亦被称为“苏北小上海”，有 18 家盐栈，72 家盐局。《淮阴风土记》对那时候王家营的繁华进行了这样记载，王家营是“逢一饼店，五家得一糖坊，十家见一茶口”。旅馆业、交通业、饮食业等行业呈现一派昌盛之景。镇上瓦房楼房鳞次栉比，酒馆、澡堂、店铺比比皆是，钱庄、烟馆、赌场、妓院、茶馆夜不息市。“西坝绮靡，王营粗豪”是王家营富庶的真实写照。当时，两淮盐税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，西坝盐税占两淮盐税的 45%。“奉宪永禁碑”可为佐证。当时的王营人口也由 1 万多人猛增到 1 万多户，6 万余口人。西坝还是苏北小城镇中最早通上火车、最早用上电灯的地方。昔日的黄河、盐河上“百舸争流，帆桅如林”，盐码头上号声震天、势派之大、兴隆之盛、资金雄厚，“江淮之间无与伦比”。

现存的王营古清真寺也是明清时期王家营旺盛的活化石。清康熙中叶，回族约从晋、冀、鲁、皖等地流寓渐居于此，以屠宰牛羊、制革、饮食及商业为主要生计，迄道光末户口繁多，营业发达，为一盛期。谈及王家营历史过往，在老王营镇人的心中，除了赞不绝口或向往日发达的经济文化，还津津乐道或固定摊位、肩担挑子行走在街头巷尾里的别具一格的风味小吃。淮阴籍作家严苏先生曾作散文《王营风味小吃》，对“油大头”、“油端”、“筒儿糕”、“豆腐送”等王营精致可口的小吃进行了详实的描述，为我们送



水碧天蓝古黄河

■ 王烟临

## 六塘河

■ 孙永乐

明崇祯年间。宿迁地区经常闹洪水。因为河道常年失修，水系紊乱无人过问，有水便成灾，所以历史上的宿迁是有名的“洪水走廊”。

民间有句流行的话叫“沂蒙山戴帽，洪水就要到”。意思是说，只要沂蒙山挂云彩下雨，宿迁就要闹水灾。山东的沂蒙山在宿迁的上游，它的雨水全部注入骆马湖，每每洪水冲毁湖堤，漫过大运河，汇入黄河，而东流入海。那时候老百姓一听说洪水来了，就没魂似地四处奔逃，携儿带女，扶老携幼，逃荒要饭，背井离乡。老百姓被淹死、饿死的成千上万，数也数不清。

崇祯皇帝为了安抚民心，派朝中一位大臣到宿迁察访。这位大臣爬上马陵山顶一望，只见骆马湖波浪滔天，与运河连成一片，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。他想，要治理洪水，必须修整堤坝，疏浚河道，或开挖新河。宿迁地形是西北高，东南低，马陵山躺在骆马湖畔，形成天然屏障，正好挡住湖水。要想下泄湖水，必须凿山开河，但因困难是不小的。朝臣和宿迁地方官员在马陵山和骆马湖边转悠了几天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。这一天，朝臣又来到马陵山徘徊远望，忽然发现湖边有一个小小的山头，山上长着一片茂密的黑松林，气象非凡。他再看那松林延伸占据的一道岭，好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，头朝骆马湖水，盘踞在山岭上。朝臣心中暗暗称好，此乃是一方宝地也！他问县官：“那是什么所在？”县官回答：“此处地名凤凰墩，那山松林便是凤凰林。”是当今在朝为官陆大人家的祖坟。朝臣闻听心里咯噔一下，又问：“就是当朝的陆御史么？”县官回答：“正是”，朝臣听罢也未说什么，转头回到住处。心想，陆御史在朝中早与我无隙不睦，我何不趁此机会破了他家的风水宝地，以泄心中积仇呢！于是，他连夜写好一个奏章，启奏皇上，决定从凤凰墩切断马陵山，引水东去，以泄洪害，万岁准奏。朝臣便命县官带领民工限期在凤凰墩切岭开河。

谁知出师不利，山岭切而复合，河道挖而急涨。民工白天拼死拼活挖不了几丈，一夜过后又恢复原来地貌，涨实了。接连数日，挖了涨，涨了挖，均不见效。县官禀报朝臣，朝臣亲临现场监工，依然如此。

上了一顿味美的“精神大餐”。花开总有花落时。咸丰五年（1855 年），海道开通，黄河北徙，王家营失去了南北交通咽喉的要冲地位，她逐渐开始衰落下来，成了一个无名小镇。

追寻王营镇的工业足迹，可知它始于清末。史书载明：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 年），皖人候补知县邓佑庭在王家营开设南阳机利公司，专事纺织。此后便出现了一些个体户。民国 17 年，王营东街有机户 53 户，南街 41 户，西街 28 户，北街 2 户，以齐鲁人为多。至解放前，镇上只剩有一些小的手工作坊。解放后，尤其是 1972 年县治重迁王营镇后，工业有了飞速发展。县属工厂在镇区的有染织总厂、服装厂、鞋帽厂、塑胶厂、阀门厂、皮鞋厂、缂丝厂、纺织厂、丝绸印染厂、联合布厂、无线电厂、制药厂、农业机械厂、液压电梯厂、酒厂、油厂、印刷厂（2 个）等 18 家。镇办工业有化工厂、阀门厂、针织内衣厂、塑料厂、水泥制品厂、金属制品厂、纸箱厂、无线电厂、织布厂、服装厂、食品厂等 21 家，职工 2700 人，1987 年工业总产值 3346 万元。同样，商业、服务业也发展很快。县属百货、五化交、糖烟酒、生产资料、日杂、土产、木建材、农机、金属电机、煤炭、饮食服务公司及市属金融、邮电等单位均设在镇区。1979 年以后，镇属商业实行多种经济成分、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经济体制，使市场繁荣兴旺。

宅笔至此，我忽然脑洞大开，若是能穿越，将那时王营的繁荣景象绘制成浩瀚长卷，一定蔚然壮观，绝不逊色张择端笔下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热闹场面。2018 年，王营镇实至名归，光荣上榜“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”，位次 193 位。

合上书桌上摆放着的几本厚大的《淮阴县志》，已是夜深人静，书房洒满橘黄色灯光，温馨柔和，如诗如画。通过对王家营古今发展脉络的探寻，我在心中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：历史总是喜欢把机遇给予那些勤奋劳作的人们。昨天的王家营如此，今天亦如此，明天还如此。衷心地祝愿，在新的一轮行政区划调整后，王家营人团结一心，奋发进取，革新图强，再展新姿，再创造王家营新的奇迹，更大的辉煌！

秦朝统一天下后，全国实行郡县制。淮阴设为县，县城就在码头。码头这地方是淮水、泗水等河交汇之处。河多，水多，鱼虾多；有青鱼，鲫鱼，草鱼，鳊鱼等等。秦朝末年，由于年年征战，国穷民穷。每年春夏秋，苦难的人们，就在河里捕捞鱼虾度日。有人用网撒鱼，有人用罩罩鱼，有人用筛拦鱼，有人在水里摸鱼，文雅一点的是站在河边钓鱼，不要半天，各人的胡篓，箩筐就满了。

韩信孤独一人，十几岁了，再去讨饭感到面子难看，也学着人家的方法，用捕鱼来维持自己的生活。用什么方法捕鱼呢？韩信选用钓鱼的方法。每天一早起来，韩信就把准备好的鱼竿、鱼食拿到淮河边开始钓鱼（现在的韩信湖就是淮河改道后留下的），把钓来的鱼拿到街上换饭吃，上午一顿饭就解决了。（因为汉朝以前，人们一天是两顿饭，上午九，十点，下午三，四点钟。）韩信吃过了早饭，又去淮河边钓鱼，准备下午那顿饭，到下午三、四点时，把钓来的鱼又拿到街上卖点钱买饭吃了，或直接用鱼换饭吃，下午这顿饭又解决了。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。但韩信常会饿着肚子，因为韩信钓鱼和别人不一样，人家是小鱼都要，总是满载而归。韩信呢？他钓鱼认大不认小，大鱼钓不到，小鱼又不要，只好饿着肚子了。他认为大鱼是应该给人吃的，越大越该给人吃，长过大了，会变成鱼精，就会害人了。小鱼刚出生不久，还未活几天，还未长大，捕来吃了，也不仁慈呀！韩信自己规定，一捞（淮阴方言：伸开大拇指与中指之间的距离）以内长的鱼就是小鱼，坚决放回河里。有时钓上来的鱼，在可留可放之间，韩信就捞一捞，在一捞之内的小鱼就放了。放鱼时，韩信把小鱼捧在手里，疼爱地摸一摸，轻轻地放入河水中，嘴里还说：“逃命吧，快快长大啊。”韩信两眼看着小鱼摇着尾巴游进深水里去了。韩信满脸带着微笑，又把钓钩放上鱼饵，举杆放进水里，心里想：“大鱼啊，快来吧，我欢迎你的光临。小鱼啊，你别来了，保命吗？”韩信握着钓竿，两眼注视着浮子，一动也不动，眼巴巴地望着大鱼的到来。

有一天，韩信头天晚上和小伙伴们玩得欢了，睡觉迟了，太阳已经升得高了才起来。韩信脸也没洗，拿起鱼竿，急匆匆来到淮河边，忙把钓钩上了鱼食，举杆放进河里，眼睛直盯着河面上的浮子，等着鱼儿的到来。韩信举杆几次，都是小鱼。韩信急了，等着鱼换上午的饭吃哩，肚子饿得咕咕响。别人都回去吃饭了，韩信等得灰心丧气。就在这时，韩信的浮子突然沉进水里不见了。韩信心想大鱼来了，赶忙提杆子，沉沉的提不动，真是大鱼了。韩信也是个钓鱼老手，慢慢提着杆子，让鱼在水里动，只要鱼不动了，他又把鱼竿提一提，让鱼在水里再动。就这样，韩信拿着钓竿在河岸边往左走走，然后向右边走走一会，向左，向右，不知走了多少趟，这样来消耗鱼的体力。大约有一顿饭的功夫，鱼在水里不肯动了。韩信又提杆让鱼动，鱼稍稍动一下。最后，韩信再提杆，鱼也不动了。韩信把鱼慢慢引到河边，集中精力，两膀使劲一拖，把鱼拖到岸上，扑过去抱住大鱼。这条大鱼足有两尺多长，二三十斤重。韩信抱着大鱼，心里高兴死了，直往街上跑，卖了一些钱，又饱餐了一顿早饭。卖鱼钱够几天吃饭，韩信练武艺去了。

韩信钓鱼认大不认小，常会导致他没鱼换饭吃，就饿着肚子。哪天没钓到大鱼，哪天就要饿肚子。有一天，韩信上午没钓到大鱼，饿着肚子，下午三、四点了，还没大鱼上钩，肚子饿得更慌了，饿着饿着，韩信饿晕在淮河边。为此，引来了“漂母寄食”韩信的故事，同时，也带来以后“一饭千金”的佳话，这些故事、佳话，都是韩信钓鱼认大不认小，没有鱼换饭吃，饿倒在淮河边引来的。两千多年了，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着，激励着淮阴人的爱心和感恩的品德。

## 韩信钓鱼认大不认小

■ 周法之收集整理